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242-51

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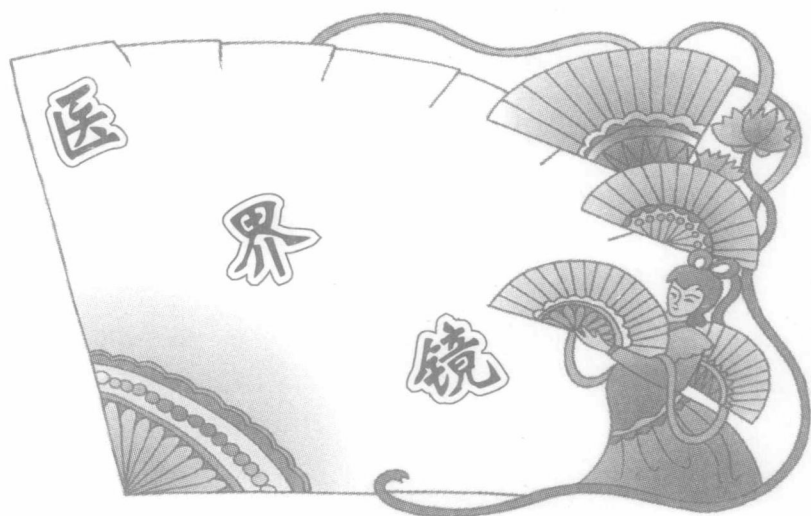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七十六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清·儒林医隐 编

目 录



序	(5)
小 引	(6)
第 一 回 开宗明义讲生理	(7)
第 二 回 迁地行医遇机缘	(13)
第 三 回 卫生取法得传新	(21)
第 四 回 妙令翻新征本草	(27)
第 五 回 治病竟投霹雳火	(32)
第 六 回 思家不弃糟糠妻	(37)
第 七 回 光棍感恩除疟疾	(45)
第 八 回 大王设计请医生	(53)
第 九 回 刘廷楠山上说降	(59)
第 十 回 贝仲英江边遇盗	(64)
第 十一回 张善人卫生谈要略	(69)
第 十二回 钱塘县签票拿名医	
第 十三回 诊关道远投镇江府	
第 十四回 拜医王大闹海天村	
第 十五回 恶棍设谋陷粪窖	
第 十六回 名医误事下血孩	
第 十七回 写别字庸医受辱	
第 十八回 详种子妙法翻新	
第 十九回 内廷请脉医士受惊	
第 二十回 外国本经大方貽笑	
第 二十一回 平山堂上名医大会	
第 二十二回 喇叭声中方子错开	

医

界

镜



- 第十二回 百岁老人买假药 (75)
一朝强种有灵丹
- 第十三回 误病症割除胡子 (80)
巧姻缘打下祸胎
- 第十四回 小书生折辱老名医 (86)
真才女钟情佳公子
- 第十五回 六监督虚文兴医学 (94)
瞿医生伤命闹冤魂
- 第十六回 吴云翥因醉误佳期 (100)
莫夫人赴斋成好会
- 第十七回 贤侯误丧柱石身 (106)
庸医遗失珊瑚顶
- 第十八回 论医学中西一贯 (110)
续良缘桑梓重还
- 第十九回 花开红白诗同赋 (116)
医判高低决易知
- 第二十回 弃誓背盟生离死别 (123)
冒牌售药暗诈明欺
- 第二十一回 吴云翥论功受赏 (129)
贾娉娘借体还魂
- 第二十二回 贝祖荫巧避危症 (133)
杨美棠善治下疳



医

界

镜

序

天下最足以感动人心者，莫如章回小说。近世纪以来各种小说风行一时，几乎无美不备，然有关于卫生及医界者尚付缺。如今儒林医隐主人有鉴于吾国同胞大多数不知卫生，且悯医道颓败，有江河日下之势，而沪上之医尤为五方杂处，良莠不齐，病家难以辨别，其名声鼎鼎者又多敷衍庸浅，实不副名，深恐病家靡所适从，而罹其害，医家囿于习俗而趋于下，爰作《医界镜》四卷，俾平人阅之可预先谄知医生之高下，一旦有病或不为庸庸者所误；医家阅之可以警惕深造而勉为良医，而于卫生之道尤时时致意焉。至于描写情节，摹绘形状，忽庄忽谐，或奇或正，一回胜似一回，如游山然愈引愈胜，如歌曲然愈唱愈高，观览者当自能知之也。

光绪三十四年秋九月重阳日

小 引



私家秘藏小说百部

此书原名《卫生小说》，前年已印过一千部，某公见之谓其于某医有碍，特与鄙人商酌，给刊资，将一千部购去，故未曾发行。某公爰于前年八月下旬用鄙人之名将缘由登在《中外日报》、《申报》论前各三天（某某广告：鄙人所著《卫生小说》已印就一千部，因中有未尽善之处，尚欲酌改，暂不发行，如有他人私下印行及改头换面发行者，定当稟究云云），是版权仍在鄙人也。今遵某公前年登报之命，已将未尽善及有碍某医之处，全行改去，因急于需用，现将版权出售。

儒林医隐主人谨志

开宗明义讲生理 迁地行医遇机缘

第一回



医

界

镜

西人曾说我中国人不明白卫生的道理，幸亏得风俗习惯，凡百食物都用煮熟过的，以此能保得数千年种族，否则汰灭久了，然其余种种不懂卫生的正多得很呢。我做这部小说，也因为我四百兆同胞，日逐与那害人的卫生物为伍，不晓得祛除的法则，因而生病。既生了病，又不晓得捡选个良医来调治，只听人家说得好，便去请了来试试，糊里糊涂服了几帖药，碰了运气不好，即拿性命送却。难道吾中国人的生命，真个不值钱么？我今先讲生命要保重的道理，与你们同胞听听。世界上有三等的物，一为动物，二为植物，三为矿物。那植物与动物是大有关系的，动物吐出炭气，被植物的叶梗吸了进去，那植物方能长得茂盛。植物既吸了炭气，便时时放出净养气，以为动物收吸，此乃两相帮助而成生活的。西人住宅四面多种树木，即是这个道理。人的生命为动物界第一贵重，固人人晓得的。其中有一最关紧的问题，从来没有人说过。近来西人虽已发明尚不肯明明白白说与人人知道，我且略表一二。他们推究人生在世的道理，说是与那动物植物是一样的。动物中禽兽虫豸，植物内草木花卉，到了死灭以后，永远化作灰尘。人到去世以后，其肥料转成滋养植物的材料，生灵永归泡化，无所谓今生的因，即来生的果。那些种种疑神疑鬼的幻想，都从心境上生出来的。这种道理，他们不肯明白告诉人的缘故，一为有碍宗教，二为若人人晓得则人到中年以后，便觉了无余望，所以近来西人每每讲说二十世纪的宗教，恐怕有革命之忧呢。我今略为指点，庶几使人人知道生命愈加要保重，我身子



幸生在这花花世界，多存一日，即多领略些世界生趣。如其不懂卫生的道理，终日营营争名夺利，那知道名利到手，他的身子已化为乌有。此后上天下地、阴间阳间永远没有你的位置了。前人说的神仙，原不过藉以设教的，前人说的地行仙，却是古今中外着实有的。总之无论何国的人，若能终身讲究卫生，自然不藉丹砂亦可驻颜，数百岁往往可得，这不是地上神仙么？说到此间，我不得不望我的同胞讲究些卫生法则，那公共卫生权柄是在官绅的，至于个人卫生，只要我自己时时刻刻研究，就得了。然卫生的条目纷繁，要慢慢讲给我同胞听，今先将那一辈子外面看似保护生命，博得偌大名声，其实则敷衍平庸，无益生命的，那般医生们细细摹写出来，同胞倘能破些工夫，审阅一遍，亦不无小补呢。

却说自从嘉道以来，时下一种名医习气，创为和缓的界说。说是古时医名和缓，取义治病立方，总宜用轻和柔缓的方剂。其说似是而非，一倡百和，于今为烈。始作俑者，乃为常州贝氏，号仲英。这人本是个读书的秀士，家道素来贫苦，设帐授徒，兀兀穷年，不过博得数十千文。眼见得世上俗医纷纷，一样都赚得好银钱，乃将念头回过来，转到医道上去。从此专心致志，向医道上用些工夫。将从前涉猎过的医书，温习起来，于王叔和、李濒湖等脉诀，加功研究。叵耐家计愈困，衣食渐有不给之处。妻室廉氏，虽能井臼躬操，不免时出怨言道：“汝坐食山空，恐怕要饿死填沟壑呢。”仲英勉强安慰道：“你妇人家见识太小，我如今本领，比那俗间的医生高数倍了，只要一挂牌后，行起道来，生意大了，些些家计愁他做甚？你不要学那朱买臣的妻，看不起丈夫呀。”廉氏道：“据你如此说来，何日方可挂牌行医？”仲英道：“要挂就挂，当拣一黄道日子。”即将时宪书一看，选了六月二十日天医吉日。

到了那日，买些纸马三牲，烧了一个发财路头。供献已毕，



爆竹声中，门口竖起一块金字招牌，写着：贝仲英内科男妇方脉。又写了许多招子，四面八方，各处粘贴。初起几日，接连有人请诊，岂料运气不佳，所诊之病，大半死症。一月以后，遂无问津者。左思右想，心如槁木死灰，无路可走。幸妻廉氏尚有些见识，道：“人生衣食因缘，命里注定在那一方。东关外有关帝庙，闻说神签极灵，你且去求一签，问东西南北，到那一方去为好，我尚有旧日铢积寸累的廿余千钱在，与你作行医盘费。”仲英答应。即于次日早晨，买了香烛，迤逦向东门关庙而去。进得庙门，到神座前焚香点烛，虔祷一番，将签筒拿到香头上，转了两转，即在拜垫上跪下，拿签筒吡吡吡吡，摇了数十摇，突然飞出一签，看是三十六签上上。看那签词，是七绝一首，道：衰草枯木遇春生，人间何事不通亨。好向东南逢喜庆，此身因果证前身。当将签词一纸，放在袋内，付了签词钱十四文，回家对廉氏说道：“据签词看来，明明注定向东南方去，东南最繁华的，除苏州外是杭州府最好，我且到那里去，撞撞运气看。”廉氏道：“甚好。”当日将行李盘费收拾停妥，吃过晚饭，夫妻二人，絮絮切切，谈了一番家事。次早起身，吃过朝饭，移了行李盘缠，出东门，搭了航船，离了常州府，径投杭州而来。不止一日，到了杭州，航船到拱宸桥码头歇下，仲英付了船钱，将行李起上岸来。雇了挑夫，一路进得城来。只见市面热闹，人烟凑集，一百二十行经商，买卖行货都有，端的华丽整齐。问挑夫，说离涌金门半里大街上连升客栈最好。当即迤迤迤迤，寻到连升栈住下。歇了两日，是日正是八月初一，在栈门口挂起一扇金字招牌，比前添入常州府三字，仍旧写了招子，请人到四城内外粘贴。当时请诊者，虽较常州稍多，然皆贫家小户，大半不肯出钱，想来叨光的。乡绅大户，那里有一家来请。看看已有月余，房饭钱已费去十余千，再住十日半月，行囊要告罄了，日日在寓中纳闷。

此日早起，正值重阳佳节，天气虽不晴朗，而杭城内城隍山



登高会，极一时之盛。仲英盥洗已毕，吃过朝饭，将医寓关锁，独自一个出门。只见香车宝马，络绎不绝，来来往往，仕女如云。遂到城隍山游玩一番，然后再向涌金门一路游耍。出得城来，到西湖边看看景致，但见锦绣湖山，烟花世界，真是寻常巷陌陈罗绮，几处楼台奏管弦，确属繁华胜境。仲英略为赏玩，因心中有事，无情无绪，行三步，退两步，行湖边。忽听得岸边人声鼎沸，湖西大雨来了。急急退回，踉踉跄跄进得涌金门，看见大街上人多挤住难行，因未吃中饭，腹内渐饥，急欲到栈，想抄近路，从旁街人少处而走。不料仲英在杭月余，路径粗知，尚未全熟，心忙脚乱，三四转弯，不觉走错了路，越走越远，渐渐跑到少人家地方来了。雨又越下越大，正没理会间，忽见旁边有一座三开间庙宇，前门直开，急忙奔进，已跑得一身臭汗，到中间抬头看了匾额，乃知是张善人庙。今日重阳节上，香火亦盛。灯烛荧荧，座前神台上，供着许多重阳糕，几盏清茶。仲英饥肠已迫，遂向庙祝求一方便，讨些热茶，求几块重阳糕充充饥。那庙祝姓向名善，人极忠厚，当即送出热茶来与仲英道：“请客人自用便了。”又另送几块糕与仲英，仲英谢了一声，遂将糕与热茶吃下，下肚之后，浑身汗垢，愈觉淋漓。因旬日未洗澡，臭垢层叠，一搔一条，正如药店里搓成的丸药条子。雨尚未住，遂在拜垫上坐下，看看臭垢条子，到也不少，将手一捻，捻成一丸，信手捻去，适见烛钎盘堆着许多蜡烛屑，随手扒下，和臭垢捻成百余圆子。当时本出无心，忘其所以。忽然一看，不觉好笑。见拜垫旁有纸一张，取来将烛垢圆子包好，放在身边袋内，拟等出门时，丢之门外。见雨已住了，正欲出庙回栈，忽见门外两人担了香烛什物进来，看似管家模样，仲英此时吃了许多茶糕，肚已不饥，重复坐下，瞧瞧动静。

原来涌金门内大街西偏，有一个富绅赵封翁，祖籍湖州人氏，自乾隆年间，随父移居杭城，现年近六旬。在四十余岁上，



生有一子，名景贤，号竹生，生得眉清目秀，聪慧异常。自七八岁时，封翁延师教读，过目不忘，经史子集，无一不熟，古诗文词，无一不精。而且性情倜傥，文墨之暇，兼喜习武。封翁爱子情切，不忍拂其意，在后园空地上，设一教武场，延请教师，教习十八般武艺，真正文武全才。现年十五岁，已经进过县学，今自八月以来，感冒外邪，患了伏暑之症，不思饮食，惟喜食文旦之类，日日啖之。以后不食不便，浑身壮热，胸前挺起，胀塞痛剧，病势日变沉重。屡次请几个名医，朝张言热，暮李言寒，毫无效验。封翁急切万分，求神祷告，各处皆遍。此日适差家人赵升、赵贵，到张善人庙烧香祈祷。也是仲英合当发迹，时运来了。当时见二人进得庙来，向善连忙出来接着，将担来之云外飘香焚烧，大红蜡烛插起点着，又将供献之物，齐齐摆在神台之上。赵升跪在拜垫之上叩了三个头，将公子病情始末，一一诉于神前。仲英听得亲切，自思盘费将尽，何不学毛遂自荐，或可赚他几贯钱？遂向赵升拱一拱手道：“管家请了，适才听管家说来，你家公子之病，小可颇能医治，相烦管家引荐引荐何如？”赵升见仲英仪表非俗，身穿一件元色湖绉夹衫，手执折扇，料是一个医生。想来公子的病，各处名医都已回却，此人或者有些意思，且适在此间，不期而遇，想是家主各处祷告，诚心感动，天遣这人来医治公子的，亦未可知。遂向仲英问道：“先生尊姓大名，贵府何处？现在那里行道？”仲英一一回答，赵升道：“原来即在连升栈行道，请先生在此等一等，容我回家，禀明家主来请。”仲英道：“遵命，烦管家速去速来。”赵升吩咐赵贵，将些钱赏了庙祝，在此收拾物件，自己飞也似奔回家中。不一时回来，向仲英拱手道：“家主请先生同小的即刻前去。”

当时三人辞了庙祝，一同来到赵家。进得门去，经过两进宅子，到第三进，只见封翁在堂前等候。仲英看他须发半白，头戴夹纱小帽，身穿蓝色湖绉夹衫，手执湘妃竹折扇一柄，足穿黑色



缎靴，生得面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身長六尺左右，料是主人翁，即向前施礼。封翁还礼请坐，当分宾主坐定。家人献茶，封翁道：“适才家人回来，说先生能治小儿的病，如果医好，不吝千金相谢。但是小儿的病，胸前胀凸挺起，痛不可忍，不食已半月矣。昼夜烦扰，不得卧下。身上沸热灼手，此间名医，个个束手，未知先生有何妙术，可以挽回？且请到内里诊一诊脉看。”仲英遂同封翁到上房诊视公子，一切病情，都如上所述，至于脉理，仲英自夸甚精，其实也只平常。当时将三指按下，只觉弦硬异常，诊毕即索看前医诸方，寒的、温的、发表的、通里的，纷纷不一，至于伏暑套药，皆已用过，其实亦是无法。寻思既想赚他的钱，兼说过能医，须想个法儿才好，忽想到胸前如此挺胀，脉象如此弦硬，必有物阻于隔上，倘能吐出，当前必定见松，就可赚他几千钱了。又想凡百秽臭之物，入口即吐，摸到袋内，恰好方才一包烛垢丸未曾丢落，正可取出一用。立定主意，遂向封翁道：“令郎此病据脉象看来必定有物阻于隔间，汤药不能下达肠胃，当先用吐法吐出，方可再用汤药。我有预先制成的二芦栀豉丸，用参芦、藜芦、生山栀、豆豉，加些阿魏丸成的。服下即吐，可先用百沸汤，送服五十丸。”当即取一盏百沸汤，将烛垢丸亲自与公子吞下。顷刻间，恶心大作，泛泛漾漾，忽然大吐起来，吐出如肺如瓜瓢者不计其数，顿觉爽快。原来都是些文旦之类，食多未化，层叠积于胸膈，经此一吐，病已去其一半。封翁大喜道：“先生丸药真神丹呀。”仲英见其法已中，遂将所有烛垢丸，再分两次与服，一服三吐，三吐而内胀全平，外热亦退。封翁喜极，当夜即办些现成酒席款待，留在书房内歇宿。正是：运去标金无颜色，时来腐草化神奇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医

界

镜

第二回 卫生取法得传新 妙令翻新征本草

却说贝仲英用烛垢丸，侥幸医好了赵竹生公子，阖家上下大小，无不欢天喜地，当夜仲英宿在书房。次早，赵封翁起身后，看过竹生公子，即走到书房来，仲英在床未起，听见封翁到来，连忙起身，封翁拜谢道：“小儿的病已好大半，先生真妙手回春，只可慢慢的报答了。”仲英道：“些些微功，何必挂齿。”家人送上洗面水两盆，淡盐花汤两碗。封翁洗过面，然后用手巾到盐花汤内润潮，对鼻内嗅进。仲英洗漱已毕，问道：“这是做甚？”封翁道：“这是祖上家传的法则，淡盐汤能清脑门的风热，可以治头痛，可以除目疾，历代相传，颇有效验。”随又呼家人将蒸水泡的龙井细茶拿来，仲英道：“水还有真假吗？”封翁道：“不是真水，乃将水放到蒸壶内，如烧酒的一般，取下的露名为蒸水，缘凡百水内，总有灰石的杂质及微生物在内，凡人三十岁以前，元气健旺，到不必服蒸水，只服平常的水，藉他灰石等硬质以练强骨干。自三十岁以后，人气渐衰，不能化炼灰石硬质，以致平常服之，渐渐渗入肌肤，使皮肤日渐发皴。惟蒸过的露水，灰石质及微生物已消化净尽，服之大有益于卫生呢。”仲英虽略知这等道理，究竟不甚精透，只得唯唯称叹。少顷佣人送上莲子羹一碗，与仲英吃，又送上白饭一碗，青菜一碟，与封翁吃。仲英道：“为甚吃这白饭青菜，莫非也有妙理吗？”封翁道：“白饭不过甘淡以养脾土而已，至荤腥之类，非清晨所宜食。那青菜另有一说，凡五谷多炭气，菜蔬多养气，试拿活鱼一条，放在玻璃瓶



内，满满贮水，将口塞住，鱼顷刻死了，只要放一叶青菜在内，鱼可镇日不死。以鱼得青菜之养气而活，所以我每于食品之内，必有些青菜，取其养气以化炭气。”仲英道：“这等新理，老先生从那里探讨出来的？”封翁道：“我家自明朝以来，藏书不下二万余种，凡九流百家一切世间罕传的秘本，以及海外奇谈，如汤若望等遗下来的，我家都有。”即随手到橱内取了几卷，讲全体学、化学、卫生学诸新说，呈与仲英看看。仲英略为审阅，不仅未见其书，并且未闻其名，正向下看，忽见佣人进来请封翁进内去说话，封翁即辞了仲英到内里去。

仲英自思：原来这许多橱内，所藏的都是异书，方才封翁说的海外奇书，谅必有海外方在内，趁这时没有人在，何不取出一阅，也可以抄录几张新奇的方子。即向橱内取了数种阅看，谁知是阴符经、六韬及奇门遁甲等书，全然不懂。再取了数种，又是讲天文地理七政五行的书，那里看得见一张方子？只得仍旧把书放进橱内，一人在书房内胡思乱想，忽见赵升进来请道：“请贝老爷到后花园去游园，家老爷已在后面专等。”于是仲英跟了赵升，走过大厅，又穿过花厅，封翁接着，一同向后宅走去。刚出后门，见两边都是细石砌成的阔路，走过去，迎面就是太湖石叠成的假山，嵌空玲珑，高高低低衬着参参差差的树木，苍藤绿苔，斑驳缠绕。从假山神仙洞内左首转了两弯，循石级而上，平平一块地面，迎面一扇匾额，写着“观弈亭”。进得亭子，见中间摆一张石台，四张石凳，周围护以碧栏杆，远远望去，但见虬松修竹，遮断眼界，树梢间微露碧瓦数鳞，朱楼一角。坐了片刻下来，顺着高低曲折、有些古藤凝首、香草钩衣的石径走下来，来到中间一条阔路，只见五色灿烂，都是雨花台的小玛瑙石砌成的甬道，从甬道一直进去，便是七间厅堂，画栋飞云，雕梁映日，门前挂一副大金字对联道：“放眼园林，风月平章小自在；忘情鱼鸟，春秋笑傲足勾留。”进得厅来，地下铺着鸭绿绒毯，



四围珠缨灵盖，灯彩无数，中间屏上，刻着文徵明的草书，一张大炕，却是古景斑斓的铺垫。炕几上供一个宝鼎，浓香馥郁，中间一带窗隔，都是楠木板雕空细巧，一望通明。旁边墙上，糊着五色西洋纸，挂着米家山水四幅、赵子昂行书四幅。所有桌凳几椅，尽是紫檀雕花五彩锦绣铺垫。说不尽锦天绣地，令人目眩神乱。上面悬一块匾额，是“莲韬馆”三字，旁边跋语数行云：莲，洁物也，出污泥而不染，自茎而叶而花而蕊而心，层层包裹，有洁己自芳，潜德韬光，君子之象焉。主人怡养林泉，含光隐曜，有爱莲之癖，故取名若此。仲英看罢，向封翁道：“昔周子爱莲以莲比君子，想是取此意了。”下面悬一短联云：招与数君子，沉醉万荷花。厅后面一带靠池，都是玻璃长窗，向外一望，池内荷花虽凋，而枯荷败叶尚覆水面。赏玩了一回，从厅旁角门出来，一带红栏，底下架起红板，从角门外，直至池心，曲曲折折，随弯行来，到得池心亭子边，东西了望，见池是长方带弯式，如玉带河光景，约有八九亩地面。东西五六弯折，每折架一桥，沿池长廊曲榭，回护其间，前后照顾，侧媚旁研。有小艇三四只，泊在池边。进得亭子，见四面五色玻璃窗隔，如云霞眩目，上面小匾书“饮绿亭”三字，中悬一联云：望知若仙，看碧水通潮绿杨扶晓；尘飞不到，有名花醉月好鸟鸣春。遂在亭内少憩，吃些茶果瓜子。仲英握了一把瓜子，倚在栏杆上眺望，一面吃瓜子，将瓜子壳丢在池内，只见数尾金鱼悠然到水面咬那瓜子壳，忽然想起钓鱼，遂与封翁说了，封翁唤家人，把小艇牵二只来，取了钓竿，上了香饵，与仲英一同扶下船去。家人将船用桨荡开，东西荡了一回，停在池心，仲英、封翁各拿钓竿一枝，垂下水去，顷刻间各钓起鲜鱼一尾，有半尺多长，放下船内，跳跃不住。封翁即叫家人拿鲜鱼到厨房，教膳夫烹好，将些酒来，到亭内小酌。

家人拿鱼去不多时，托来一盘鱼脍，一壶绍兴酒，摆在楠木